

时光

## 母亲的土豆丝

□曹秀宏(宁夏盐池)

上高中后,学校离家四十多里远。从此,教室的窗户上就时常会映出母亲的身影。

那天,我正在教室里上课,突然母亲的身影又映在了教室的窗户上。母亲穿着那件不知穿了多少年的棉布大衣,围着那块褐色的头巾,手搭在额前,头紧贴着窗户,向教室里张望,并且轻轻地敲击玻璃,示意坐在窗下的同学。看见窗外的母亲,我的脸一下子红了,在全班同学嗤嗤的笑声里,伴着老师的不满声,我窘迫地走出了教室。

母亲披着一身的灰土,身旁放着一个大布袋子,一只手揣着怀里的东西,正惊慌地站在外面。看见我出来,欣喜地迎了上来。我一脸怒气地截住了母亲的笑容,“给你说了多少次了,再不要到教室找我。”母亲听了一声不吭。

我提着布袋子,带着母亲,一前一后地往宿舍走,几次想接过母亲怀里的东西,母亲竟连连摆动身子,让我别动。到宿舍后,母亲从怀里掏出了那包东西,只见她一层一层地剥开蒸锅布子、塑料袋,露出了一个饭盒。母亲小心地掀开饭盒,是

一饭盒土豆丝,切得细细的土豆丝上点缀着红红的辣椒,周围渗着一层油,竟还有余温。母亲又忙不迭地递给了我一双筷子,从布袋子里掏出了还散发着麦香味的白面饼子,连连催促我快吃,望着这香喷喷的还有余温的土豆丝,我的食欲一下被勾了上来,饼子就着土豆丝大口大口地吃起来。母亲在一旁痴痴地看着我吃。几十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母亲那痴痴的、暖暖的眼神。直到为人母后,才读懂了那眼神。

母亲的布袋子里就像个万花筒,一大捧瓜子,一小袋炒豆子,一瓶油汪汪的咸菜,一盒辣椒爆炒过的肉丁,一样一样摆到了我的面前。我只想着这周的生活真丰盛,却全然没考虑母亲是如何赶这四十多里路的,是半夜几点起来烙饼子、炒土豆丝,又是如何保温不让散热,第一时间让我吃上那带着余温的土豆丝。当时竟只顾自己吃,都没问一句母亲的早饭吃了没。

高中生活的艰苦,让我好几次逃学,不想继续读下去。为这事,母亲哭过,打过我,我就着母亲的泪水和斥责声读下去。她为了让我安心



雪趣。摄影 王敏

读书,就不时到学校给我送吃的。村子里供销社有辆手扶拖拉机,经常会到我就读的小镇进货,只要供销社进货,她就丢下家里的农活,为我准备一周吃的。

常年的劳作使五十岁的母亲过早地弓下了腰背,她常常趴在炕上,让我用一只脚踩她的腰,减轻腰肌的疼痛。当时的母亲,身心疲惫。就这样,母亲也咬着牙让我们兄妹五人都要上学,我更是母亲全部希望的寄托。

母亲的土豆丝,支撑着我度过了那漫长的高中,直到考上大学。母亲没来得及享受儿女成家的喜悦,就累倒在地头。失去了母亲,我又做了母亲,才理解了母亲当时的所有举动。

诗语

## 迈进春天的门槛

(外一首)

□耿庆鲁(山东德州)

迈进春天的门槛  
绿色的襦袢  
从睡梦中惊醒  
在一路小跑中渐渐长大

一场春雨  
唤醒桃花的梦  
那些粉红的花朵  
飞奔而来

柳树泛绿  
黄莺歌唱  
清脆的鸟鸣  
欢呼春天的到来

金黄的迎春花  
乘着春风  
在春天的眉眼上  
像蝴蝶一样飘飘欲飞

鸭子戏水  
欢歌春天的温暖  
蜗牛出洞  
触摸春风的手

春天阔步前行  
冬天渐行渐远  
蓬勃的春天  
奋力描绘一幅姹紫嫣红的画卷

## 雨水的眼

迈过立春的门槛  
雨水飘然而至  
春天的大地  
用仰望的姿态接受洗礼

饮一杯雨水的甘露  
梦一场花开  
春天的草木  
在轮回的路上飞奔

迎春花按捺不住心跳  
绽放一束金黄  
把迎春的心事  
写在春寒料峭的风中

雨水飘洒  
用灿烂的思想浇灌大地  
大地的生命  
合力编织一幅五彩缤纷的画卷

我仿佛看见雨水的眼  
挂在轻盈的枝头  
与草木倾心表白  
许下一场花开的盛事

随感

## 寻常事物,最安人心

□胡美云(福建漳州)

忘记是在哪儿看到的一句话了,大概的意思是说这个世界上能让让人心安的事物都是看似稀松平常的。深以为然。

四季的更替,见风见雨见阳光,感受着季节的温和也感受着它的粗犷,几十年的匆匆光阴里,我们共同经历着,行走在这稀松平常的四季里,追寻着各自可及的幸福。如此让人心安。

身边也有许多这样稀松平常、人心安定的事。每天早晨,上班前上学前,和家人互相打着招呼;晚上回家,买菜洗菜做饭,日复一日,这样的平淡如水,却恰恰就是我们在从前的书信里,在如今的微信QQ里,结束语里最喜欢互道的“平安幸福”。

上班常经过的路上,总是能碰到许多熟悉的人事。同样的时间,迎面而来相向而行的上班人,邻居老奶奶站在墙边细心地照料着她那些普通的花花草草,一脸虔诚。再往前一些,那个仿佛上个月才蹒跚学步的孩子,已经能稳稳地朝着对面人家走去,学着串门了。

这样熟悉的日子,这样寻常的光阴,寻常得就像电影里的慢镜头,却是如此让人心安,甚至入迷。

就像假期的午后,看着阳光一寸一寸地从书桌移到窗外,看窗外的长巷由明亮到渐渐暗沉。一天匆匆地就过去了,但却一点儿也不觉得遗憾。书桌上的花养得久了,花瓣一片一片地往下落着,白色的桌面零零散散地铺着几片红艳艳的花,只是觉得好看,竟没有一丝叹花落的闲愁。一面拿手机拍了几张照片准备发朋友圈,一面想的是,这两天路过花店时,要记得带束花回来了。

或者,在南方不觉寒冷的冬天里偶尔走走神,想想小时候在故乡安徽那冻手冻脚的冬天。记得小时候冬天最是喜欢赖床,那时候的冬天也格外的冷。晚上是摸着冰冷的被子打着哆嗦钻进去的,经过一晚上的身体自发发热好不容易把被窝捂暖和了,第二天早上哪里舍得一下子起床啊。于是赖床就成了冬天时每日必做的事。醒来后最喜欢的是将身子蜷缩在被窝里,将被子裹得紧紧的,只从被窝里探出个小脑袋

来,朝窗外看着,看邻居家熟悉的青瓦片屋顶被厚厚的积雪遮盖得一点影子也看不见,看他们院子里那棵光秃秃的老枣树,冬天的枝杈似乎格外有力,在微微的风里自由地涂抹着天空,带给赖床的小女孩无限的远大的想象……

这样的赖床在向来勤劳的母亲眼里是不允许的,所以,隔一会儿她要对着房门大喊几声:小美云啦,你还不起床啊!缩在被窝里的我只好大声地应着:马上就起来了啦!母亲喊着,我应着,在一个又一个寻常的冬天早晨,经过一个又一个寻常的冬天,我匆匆长大,母亲渐渐老去。

只是,那样寒冷的冬天,那些寻常而幸福的时光,现在想起,依然觉得无比美好。

前些日子躺在床上看着窗外明月,乡村的夜无比静谧,想起许多年前无数个这样安静的乡间夜晚,想起那个守着宁静的夜,寻听天籁之音的少年,渐渐入睡。原来,走了那么多的路,走过了那么多年的光阴,能伴着安心入眠的依然不过是一个稀松平常的、静谧的夜。